

特别的高三

卢叶

该从何说起,我的高三。曾经在即将迈入高三的那个暑假重复做着一个个相似的梦。先是漂浮着尘埃与细小颗粒的混沌世界兀地被一道耀眼的光束刺破,接着就是宏大背景下显得尤其渺小的我光着脚丫循着光的足迹奋力奔跑,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暗自揣测着梦的含义,想来该是我挥别浑浑噩噩的高一高二,开始踏上跨越高三、到达阳光彼岸征程的时候了。

为表决心,我告别家人,搬到离学校较近的学生公寓住。一个人,一间房,尖尖的屋顶开着阁楼式的天窗,仰起头能看到搭窝的燕子衔着泥末低俯掠过;晨起的时候会隐约听到隔壁高三学生尽量压低的念书声。天窗外依旧灰蒙蒙的,玻璃上沾着夜里留下的小水珠,映着枕边昏暗的节能灯,一晃一晃耀得我肿胀的眼睛生疼。终究还是抵不住浓浓的睡意,我重新调好闹钟,

又一次回到梦的怀抱。待到与打扫卫生的阿姨相视一笑后走出宿舍,天早已亮堂起来。我内心对于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很是恼火和愧疚,连忙从书包里拿出单词册,在路边的小摊铺随意买了些早点,便匆匆加入上学的浩荡队伍。

我对于这样平淡又窘迫的高三生活很是诧异。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过几位学姐们关于高三的描述。无论是满足的、享受的,抑或是伤感的、遗憾的,他们的高三无一例外地有一个相同的形容词——特别。他们说,将来,你一定会怀念那个特别的夏天,怀念只属于你的高三时光。

彼时的我,只知道我与坐在我周围的孩子一样,都是两只深重的黑眼圈和两个架于鼻梁之上厚重的眼镜片。上课、下课,嬉笑怒骂皆与以往无异,最大的不同也仅是多了时间的压迫感和对于高考愈来愈近的紧张感。

三年的高中走了,一年的高三走了,两天的高考走了,十多天的等待成绩与志愿填报也走了,甚至于那梦想了无数遍的三个月的悠长假期也走了,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怀念了。

坐上北行的列车,我低头默念老师和好友的姓名,默想着他们的容貌,我在怀念;在食堂里吃饭,我回忆起高三下午放学后邀着一二好友到街边吃点心,然后继续上自习的场景,我在怀念;奔波于不同的教学楼占位听课,我想起了高考前每天进出的同一个教室还有那被我刻上座右铭、贴上小图样的固定的属于我的课桌,我在怀念。我怀念老师叨叨着“皇帝不急太监急”时的苦大仇深;怀念班里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旧“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怀念高三后期晨读前集体喊“我们班就要比别班强”的冲动;怀念高考倒计时最后一天对面的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可爱的歌声

和祝福;怀念毕业聚会上老师们个个东倒西歪的窘态;也怀念同学们涨红着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大声吼出来的班歌。还有每天早晨比我还要早起的清洁阿姨,常常给我送鸡腿鸡汤的房东大婶,学校附近几家常去的小摊的老板,甚至于教室窗外那方浮着白云的蓝天,偶尔散步的那片散着青草味的土地,我都怀念,无比怀念。

离别前老师让我们几个去给准高三的孩子们讲些经验教训。看着讲台下一双双有期待也有茫然的眼睛,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话——好好珍惜你们特别的高三吧!将来,你们定会怀念的,怀念着只属于你们自己的高三时光。

是的,高三——关于“特别”,我懂了,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编织的一年时光。而关于“只属于我自己”,我想,那是因为高三有你们,而你们,都在我心里。

微观校园

铁铮

别轻易和大学说拜拜

某第三方教育机构发布数据说,国内每年约50万名大学生退学,由此引发了众多议论。而教育部则澄清,近年来高校普通本专科学生中,因各种原因退学人数占在校生数平均每学年为0.75%,约16万人。好家伙!两个数据一下子差了3倍多。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权威部门。教育部早就实施高校新生入学学籍电子注册,每学年各校在数据库中对在校生包括退学在内的学籍变化进行网上标注。据此统计出的数据,显然比什么公司发几千份问卷得出的结论要

准确得多,这不必多议。我关心的是那16万名退学的学生。如果是生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也就罢了。仅仅是喜欢自己的学校就和大学说拜拜,或者次年再考,显然过于草率。学生自主意识强是好事,但是否退学、是否二次高考的确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了,还是要慎重,要反复权衡才是。依我所见,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应选此下策。接受高等教育是大趋势。大学迟早都要读。再拿出时间来应对二次、多次高考合不合算?时间成本也是成本,而且是很大的成本啊。

牵手成功给高分没道理

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大意是指没有见到结果时,不要轻易下结论。广东某学院讲“爱情心理学”的老师竟在课堂上声称,“如果有同学告诉我‘牵手成功’了,期末就得最高分。”没有依据怀疑老师的讲课质量,但以是否牵手成功作为评分标准值得商榷。学习“爱情心理学”是为了妥善处理爱与不爱、如何去爱等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不一定以“牵手”为目的。退一步讲,“牵手成功”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你能讲得清吗?前脚你给了高分,

后脚人家又分手了,你还改不改分数呢?如此这般哗众取宠、讨好学生,除了能糊弄一些不知深浅的人之外,到底能给学生多少真正的帮助?说实话,这门课学得再好的人,不一定生活幸福。暂时的“牵手成功”就给以高分的做法不应提倡。以此为噱头不但对学生的爱情无益,还可能产生为了高分而“牵手”的负面影响。把学生都搞成自己的粉丝不算本事,做教师的关键是引导、帮助学生健康成长,而不能以简单的成败论输赢。

文苑新绿

本期刊登的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中美实验班10年级(高一)学生在美籍教师、作家 Zach Shatz 指导下创作的优秀作品。

Keys

Keys are used every day to open doors.
Doors
of a room?
the key changes our place,
of a heart
the key changes our thoughts,
of success
the key changes our condition.
Grasp our keys eternally Cheng Peng (William)

钥匙

我们每天都用钥匙开着各式各样的房间的门
钥匙改变了我们的位置,
心中的门
钥匙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成功的门
钥匙改变了我们的境况。
要永远握紧我们手中的钥匙。程鹏

欢迎广大教师积极荐文荐稿,欢迎广大读者、在校生、文学爱好者踊跃投稿。中文文字在800字以内,题材以诗歌、散文优先。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邮箱:zongbianshi@bjeea.cn。

秋色

卜向东 摄



科举考试的考场——贡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李兵

(续10月22日第693期)
(六)贡院规制

由于贡院、考棚或试院是科举考试进行的场所,因此完善的贡院制度,是实现科举公正取士、杜绝徇私舞弊的关键。明清贡院规制包括考生点名识认、入场搜检、考场纪律、试卷处理、帘帘阅卷、录取名单的确定与公布等,每一环节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作弊者有严厉的处罚措施。

科举入场有非常严格的点名识认程序。考生需要按照规定在答题纸上填写籍贯、有无犯过及冒名顶替、年龄、外貌特征、父祖三

代姓名等,以此作为点名识认的重要依据。考生入场时,考场工作人员会严格核对考生信息,防止考生代考或者身世不清。

乡会试期间,均于前一天点名入场。因考生人数众多,贡院将考生分为若干起,也称为牌,以此作为入场次序。

因点名入场自寅时(相当于凌晨3时至5时)开始,此时天还没有亮,所以在贡院点名处竖立灯笼,点第一牌考生入场就悬挂一盏灯,第二牌挂二盏灯,依次递加。天亮以后,点名处另立一面大旗,上面写有某路第几起字样,点完一牌换一次字样。为防止考生代考,清代

要求考生凭卷票领取答题纸,并且作为交卷的凭证。领取答卷纸后,考生要在卷首上认真写好自己的籍贯、姓名、年龄、相貌等信息。

清代考生交卷时,接收试卷的官员仔细检查考生的考卷,并核对考生的身份之后,并发给考生照出籤,以防止考生代考。

尽管点名识认的制度非常严密,还是不能杜绝冒名顶替代考的舞弊行为。明清时期,代考舞弊愈演愈烈,在童试阶段尤其明显。

传递是在考场内违反规定传递与考试有关的文字资料,是科场中常见的舞弊行为。

夹带是指将与考试有关的文书、答案等私藏衣物之中带入考场,以便在考试时抄录、参阅。尽管清廷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搜检程序和处罚措施,但夹带舞弊仍屡禁不绝。

由于科举是否公正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前途与命运,因此考生对有关科举舞弊的任何消息都非常关注,甚至会为考官处理舞弊不公而采取暴力抗争。

(续完)

史话

北京新闻奖获奖专栏